

经典微型小说

(一)

丰摇义 轶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摇摇目摇摇录

- 女岛民摇摇(斐济)瓦·格里芬摇摇轱馐
亚勒娃·特娥珞摇摇(斐济)杰·威皮摇摇轱愿
通向天堂的弯路摇摇(汤加)埃·哈乌奥法摇摇轱愿
黑暗与光明摇摇(埃及)马哈茂德·台木尔摇摇轱缘
中立摇摇(埃及)马哈茂德·台木尔摇摇轱愿
在邮政支局里摇摇(俄罗斯)契诃夫摇摇轱园
高兴摇摇(俄罗斯)契诃夫摇摇轱园
横祸摇摇(俄罗斯)契诃夫摇摇轱源
入学考试摇摇(原苏联)谢·哈扎诺夫摇摇轱苑
森林之路摇摇(原苏联)鲍·萨琴科摇摇轱员
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摇摇(原苏联)菲·韦伯摇摇轱缘
熏人的烟摇摇(原苏联)尼·斯塔尔琴科摇摇轱愿
痛苦的心思摇摇(原苏联)尼·斯塔尔琴科摇摇轱愿
第一次登台演出摇摇(原苏联)匀·伊萨耶夫摇摇轱园
希望永远是有的摇摇(匈牙利)依·沃尔克尼摇摇轱猿



摇摇 目摇摇录

- 黑夜三圣人摇摇(德国)沃尔夫冈·波舍尔特摇摇 摇摇源
关于哈廷顿的报道摇摇(德国)瓦尔特·严斯摇摇 摇摇远
冰棍摇摇(德国)诺瓦克摇摇 摇摇园
女友摇摇(德国)西格莉德·布隆克摇摇 摇摇园
嘱托摇摇(德国)格·鲍姆特摇摇 摇摇缘
两条路摇摇(德国)里克特摇摇 摇摇愿
写给姐姐的情书摇摇(德国)冈·施潘摇摇 摇摇怨
一个橱的移交摇摇(德国)约·雷丁摇摇 摇摇圆
一个小偷和失主的通信
摇摇(德国)奥托·纳尔毕摇摇 摇摇苑
登场摇摇(德国)莱陶·赖因哈德摇摇 摇摇源
夜归人摇摇(美国)爱伦·坡摇摇 摇摇愿
被盗去的情书摇摇(美国)爱伦·坡摇摇 摇摇缘
光荣的事情摇摇(美国)马克·吐温摇摇 摇摇园
看画摇摇(美国)马克·吐温摇摇 摇摇猿



摇摇目摇摇录

新鲜空气可以使你致命

摇摇(美国)阿·布克毕德摇摇摇摇

如果我能重新开始一生

摇摇(美国)爱·洛蒙贝克摇摇摇摇

最好的忠告摇摇(美国)玛·马丁摇摇摇摇

“喂,儿子,我也爱你”

摇摇(美国)阅·蕴·史蒂沃特摇摇摇摇

不是这么回事摇摇(美国)兰·休士摇摇摇摇

浪子归来摇摇(美国)彼·哈密尔摇摇摇摇

提琴摇摇(美国)保·琼斯摇摇摇摇

经验之谈摇摇(美国)威·萨洛扬摇摇摇摇

早餐摇摇(美国)约翰·斯坦贝克摇摇摇摇

传票摇摇(美国)唐·巴塞尔姆摇摇摇摇

美满的婚姻摇摇(美国)斯·麦克勒摇摇摇摇



摇摇目摇摇录

敷衍塞责摇(加拿大)皮埃尔·波顿摇^①
邂逅摇(巴西)路·费·维里西莫摇^②
皇后们摇(阿根廷)乔·乔·荷南戴斯摇^③
一头才华横溢的狮子摇(阿根廷)莱·匀·派克摇

^④

找不到对象的姑娘摇(阿根廷)莱·巴尔莱塔摇^⑤
镜子和面具摇(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摇^⑥
皇宫的寓言摇(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摇^⑦
花园余影摇(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摇^⑧
锯木厂摇(阿根廷)贝·科尔顿摇^⑨
一报还一报摇(乌拉圭)马里奥·贝内德蒂摇^⑩
痨病女摇(乌拉圭)哈·德·比亚那摇^⑪
狗的夜宵摇(厄瓜多尔)何·德·拉·库阿德拉摇

^⑫

日蚀摇(哥斯达黎加)曼·冈·塞莱东摇^⑬



摇摇目摇摇录

女人摇摇(多米尼加)胡安·包什摇摇摇摇

当玫瑰开花的时候摇摇(智利)佩德罗·普拉多摇摇摇摇

宴会摇摇(秘鲁)胡·拉·里贝罗摇摇摇摇

十全十美的丈夫摇摇(英国)威廉·利贝特摇摇摇摇

旧情人摇摇(英国)西里尔·黑尔摇摇摇摇

棋逢对手摇摇(英国)西·哈尔摇摇摇摇

我偷偷地看到摇摇(英国)格·格林摇摇摇摇

霍拉斯的厄运摇摇(英国)维·坎宁摇摇摇摇

小托布拉摇摇(英国)罗·吉卜林摇摇摇摇

敞开着的窗户摇摇(英国)萨基摇摇摇摇

祖父的表摇摇(英国)斯·巴斯托摇摇摇摇

黑勾利斯摇摇(英国)乔叟摇摇摇摇

选择摇摇(英国)鲁·克·库克摇摇摇摇

大公无私的判决摇摇(英国)帕克摇摇摇摇

聘任摇摇(英国)埃克斯雷摇摇摇摇



摇摇目摇摇录

花朵摇摇(英国)凯·曼斯菲尔德摇摇摇摇源

奇妙的礼物摇摇(英国)富·奥斯勒摇摇摇摇愿

“诺曼底”号遇难记摇摇(法国)雨果摇摇摇摇愿

西班牙的婚礼摇摇(法国)普罗斯佩·梅里美摇摇摇摇缘

侯爵夫人的肩膀摇摇(法国)埃米尔·左拉摇摇摇摇愿

鳄鱼摇摇(法国)亨利·罗斯尼摇摇摇摇愿

救生员摇摇(法国)亨利·罗斯尼摇摇摇摇源

大教堂摇摇(法国)安德烈·莫洛亚摇摇摇摇愿

蚁摇摇(法国)安德烈·莫洛亚摇摇摇摇愿

珞莎丽·白吕唐摇摇(法国)吉·德·莫泊桑摇摇摇摇愿

一个幸运的贼摇摇(法国)吉·德·莫泊桑摇摇摇摇愿



[日本]芥川龙之介

桔摇摇子

摇摇冬天的一个傍晚,天色阴沉,我坐在横须贺发车的上行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呆呆地等待开车的笛声。车里的电灯早已亮了,难得的是,车厢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乘客。朝窗外一看,今天和往常不同,昏暗的站台上,不见一个送行的人,只是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狗,不时地嗷嗷哀叫几声。这片景色同我当时的心境怪吻合的。我脑子里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就像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我一动不动地双手揣在大衣兜里,根本打不起精神把晚报掏出来看看。

不久,发车的笛声响了。我略觉舒展,将头靠在后面的窗框上,漫不经心地期待着眼前的车站慢慢地往后退去。但是车子还未移动,却听见检票口那边传来一阵低齿木屐的吧嗒吧嗒声;霎时,随着列车员的谩骂,我坐的二等车厢的门咯嗒一声拉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同时,火车使劲颠簸了一下,并缓缓地开动了。站台的廊柱一根根地从眼前掠过,送水车仿佛被遗忘在那里似的,戴红帽子的搬运夫正向车厢里给他小费的什么人致谢——这一切都在往车窗上刮来的煤烟之中依依不舍地向后倒去。我好不容易松了口气,点上烟卷,这才无精打采地抬起眼皮,瞥了一下坐在对面的姑娘的脸。

那是一个地道的乡下姑娘。没有油性的头发挽成银杏髻,红得刺目的双颊上横着一道道皴裂的痕迹。一条肮脏的淡绿色毛线围巾一直耷拉到放着一个大包袱的膝头上,捧着包袱的满是冻疮

的手里 ,小心翼翼地紧紧攥着一张红色的三等车票。我不喜欢姑娘那张俗气的脸相 ,那身邋遢的服装也使我不快。更让我生气的是 ,她竟蠢到连二等车和三等车都分不清楚。因此 ,点上烟卷之后 ,也是有意要忘掉姑娘这个人 ,我就把大衣兜里的晚报随便摊在膝盖上。这时 ,从窗外射到晚报上的光线突然由电灯光代替了印刷质量不高的几栏铅字格外明显地映入眼帘。不用说 ,火车现在已经驶进横须贺线上的很多隧道中的第一个隧道。

在灯光映照下 ,我溜了一眼晚报 ,上面刊登的净是人世间一些平凡的事情 ,媾和问题啦 ,新婚夫妇啦 ,渎职事件啦 ,讣闻等等 ,都解不了闷儿——进入隧道的那一瞬间 ,我产生了一种错觉 ,仿佛火车在倒着开似的 ,同时 ,近乎机械地浏览着这一条索然无味的消息。然而 ,这期间 ,我不得不始终意识到那姑娘正端坐在我面前 ,脸上的神气俨然是这卑俗的现实的人格化。正在隧道里穿行着的火车 ,以及这个乡下姑娘 ,还有这份满是平凡消息的晚报——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 ,又是什么呢?我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懒 ,就将还没读完的晚报撇在一边 ,又把头靠在窗框上 ,像死人一般阖上眼睛 ,打起盹儿来。

过了几分钟 ,我觉得受到了骚扰 ,不由得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姑娘不知什么工夫竟从对面的座位挪到我身边来了 ,并且一个劲儿地想打开车窗。但笨重的玻璃窗好像不大好打开。她那皴裂的腮帮子就更红了 ,一阵阵吸鼻涕的声音 ,随着微微的喘息声 ,不停地传进我的耳际。这当然足以引起我几分同情。暮然苍茫之中 ,只有两旁山脊上的枯草清晰可辨 ,此刻直逼到窗前 ,可见火车就要开到隧道口了。我不明白这姑娘为什么特地要把关着的车窗打开。不 ,我只能认为 ,她这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因此 ,我依然怀着悻悻的情绪 ,但愿她永远也打不开 ,冷眼望着姑娘用那双生着冻疮的手拼命要打开玻璃窗的情景。不久 ,火车发出凄厉的声响

冲进隧道；与此同时，姑娘想要打开的那扇窗终于咯噔一下落了下來。一股浓黑的空气，好像把煤烟融化了似的，忽然间变成令人窒息的烟屑，从方形的窗洞滚滚地涌进车厢。我简直来不及用手绢蒙住脸，本来就在闹嗓子，这时喷了一脸的烟，咳嗽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姑娘却对我毫不介意，把头伸到窗外，目不转眼地盯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一任划破黑暗刮来的风吹拂她那挽着银杏髻的鬓发。她的形影浮现在煤烟和灯光当中。这时窗外眼看着亮起来了，泥土、枯草和水的气味凉飕飕地扑了进来，我这才好容易止了咳，要不是这样，我准会没头没脑地把这姑娘骂上一通，让她把窗户照旧关好的。

但是，这当儿火车已经安然钻出隧道，正在经过夹在满是枯草的山岭当中那疲敝的镇郊的岔道。岔道附近，寒伧的茅草屋顶和瓦房顶鳞次栉比。大概是报道夫在打信号吧，一面颜色暗淡的白旗孤零零地在薄暮中懒洋洋地摇曳着。火车刚刚驶出隧道，这当儿，我看见了在那寂寥的岔道的栅栏后边，三个红脸蛋的男孩子并肩站在一起。他们人人都很矮，仿佛是给阴沉的天空压的。穿的衣服，颜色跟镇郊那片景物一样凄惨。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一齐举起手，扯起小小的喉咙拼命尖声喊着，听不懂喊的是什么意思。这一瞬间，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个姑娘伸开生着冻疮的手，使劲地左右摆动，给温煦的阳光映照成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桔子，忽然从窗口朝送火车的孩子们头上落下去。我不由得屏住气，顿时恍然大悟。姑娘大概是前去当女佣，把揣在怀里的几个桔子从窗口扔出去，以犒劳特地到岔道来给她送行的弟弟们。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镇郊的岔道，像小鸟般叫着的三个孩子，以及朝他们头上丢下来的桔子那鲜艳的颜色——这一切的一切，转瞬间就从车窗外掠过去了。但是这情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意识到自己由衷地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